

資治通鑑

魏紀七
魏紀八

第三十九冊

205
39
50

館書圖京東			
一 二 三 六	二 六 四	別 正 函	漢書門 史類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一 三 六	二 五 五	五 九 五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三 八 函	五 九 五	漢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65
冊數	136 (39)
函號	283 10

不許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淺草文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魏紀七 起柔兆攝提格盡
玄默涪灘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柵中 柵讀如
柵揚正

衡側殺略數千人而去 幽州刺史母丘儉以高句

晉書宣帝
紀吳寇柵
中係正月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一 正始七年丙寅

驪王位宮數為侵叛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督諸軍討

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九都高句驪都於九都之下多

車束馬以上九都可知矣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沂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九都城

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

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

令諸軍不壞其墓壞音怪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

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幾居豈翻

復扶又翻位宮遂犇買溝後漢書東夷傳買溝婁北沃沮之地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句麗

各城為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麗居統升骨城漢為縣屬玄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

吹常從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詰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憤溝婁溝婁者高麗名城也

通典賈作置下同高作句

蓋上有高句麗三字

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九都山下在沸

流水西魏正始中母丘儉屠九都銘不耐城而還又

日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儉遣玄菟

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沃沮之地在蓋馬

滅朝鮮開置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玄菟內徙沃沮更屬樂浪光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為縣侯其國小迫於

句驪遂臣屬焉苑同都至肅慎氏南界魏東夷挹婁之國即古肅

慎氏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言誅殺者及

千餘口還從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秋九月吳主

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驃匹妙翻車騎將軍朱然為左

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

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

案孟光已見上卷三葉表此衍河南二字注亦宜移入上卷華陽國志世下有之蜀志孟光傳何有倒國志同

蒲圻水經注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逕蒲圻縣北又逕蒲圻山北入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逕蒲圻山北對蒲圻洲頭即蒲圻縣治武昌志曰蒲圻山今在嘉魚縣境蓋蒲圻縣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縣漢沙羨縣地吳黃武二年於沙羨縣置蒲圻縣在荆江口因湖以稱故曰蒲圻以威北將軍

諸葛恪為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漢大赦

大司農河南孟光光河南洛陽人漢末逃入蜀於眾中責費禕曰

夫赦者偏枯之物木之一邊碩茂一邊焦槁者謂之偏枯赦者赦有罪也有罪者赦則

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

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稱尺證翻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願謝蹶蹶而已蹶數所角翻

六翻蹶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治直之翻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匡衡疏見三十

元方鄭康成間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

矣曾不語赦也治直吏翻若劉景升季玉父子劉琮字季玉歲

歲赦宥何益於治治直吏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

及焉蜀人賢孔明而劣費禕固不特惜赦一事而已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數

不亦卓乎角翻下同下遐稼翻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青龍四年吳鑄大錢一當五百景初二年吳又鑄大錢一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邵陵厲公 三

御覽刑法部引華陽國志無季玉二字

據蜀志姜維傳維為衛將軍及討平康夷係明年華陽國志維為衛將軍係是年十一月

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

禕並錄尚書事費父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漢武帝元

封二年分蜀郡北郡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蜀郡蜀又分為汶山郡又立平康縣屬焉杜佑曰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冉駝所居也宋白曰茂州通化郡古汶山郡劉昫曰維州薛城縣蜀將姜維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故壘汶讀曰岷

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

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

陋惟其德之厚薄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

更工衡翻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

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

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事見

九卷漢更始元年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

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齋棺襁負而至

不可勝數事並見更始二年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

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鈹期進諫即時還車鈹期傳

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誠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鈹音

姚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即行事

四十二卷建武八年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

不為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

先之也傳直戀翻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

蜀志譙周傳德及而

異本善下有也字傳本皆同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邵陵厲公

思望之時也。言思望賢主混一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

者以副人望。復扶又翻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

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

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樂音洛下同先帝

之志堂構未成。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誠非盡樂

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

施式支翻設也下為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八年春正月吳全琮卒。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

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濃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

舜佐治戒在比周。舜之佐堯也驩兜共工自相稱引則流放之讒說殄行則聖之戒比

吳志全琮傳琮卒係嘉平元年此從孫權傳魏志本紀

周也好呼到翻治直周公輔政慎於其朋書洛誥周

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孔安國注曰少夫為國

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夫為國

濃度惟命世大木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

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

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脩建業宮有司奏言武

昌宮已二十八歲。吳以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恐不

堪用宜下所在。下退通更伐致。致謂伐材木而致

然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

斂力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

二月下有朔字晉書天文志宋書五行志並有庚午朔三字

御覽居處部引吳志徙作移宮已間有作字歲作年字以下二句作立別更置四字以卑宮作卑宮室孫權傳注賦斂作多

賦御覽

無若更通

伐四字桑

作業

晉書宣帝

紀曹爽一

段在四月

下

五月上疑

脫夏字

宣帝紀無

始字

吳志步騭

傳騭卒係

九年此從

孫權傳

本紀今下

有以後二

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晉太康地記曰吳有令太初宮方三百丈

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上義當助作宮室大將軍爽用何晏

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據後魏起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即

前魏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

書五行志曰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專擅朝政

遙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

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為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與讀曰預吳丞相

步騭卒帝好褻近羣小近其遊宴後園秋七月尚

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參考魏晉所記式乾殿當在皇子宫坤為

母乾為父言皇后為天下母以乾為式從夫之義也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

字

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灋冬十二月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孔父上言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後漢增為諫議大夫今天下已

平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騎奇寄翻出必御輦乘車天

下之福臣子之願也帝皆不聽吳主大發眾集建

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

策之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魏分置安豐郡屬豫州策之者計之也基曰今

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

則懼內釁卒起卒讀日粹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

將未信疽千余翻將即亮翻此不過欲補從支黨從文潤翻縫也還自

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是歲雍涼羌胡叛降漢雍於

通鑑卷之五十五

鬼已亡 邵陵厲公

六

用翻降 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郭

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水經注洮水與蜀白

即白水源山東即洮水水源洮水東流逕吐谷渾中又

東逕臨洮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抱罕入于河諸縣皆在

洮東若洮西則羌虜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

降維維徙之入蜀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

真討破叛胡治元多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九年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

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鷄棲樹之言

食一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

為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

蜀志後主 傳胡上有 涼州二字 華陽國志 同

案目錄二 月癸巳晦 三月甲午 朔據魏 志劉放傳 資為侍中 領中書令 在曹爽誅

經邦燮理陰陽官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忝辱 遂固辭

不受 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

於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斷丁亂翻諮斷者 然後

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秋九月以

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 涪陵夷反涪陵縣漢屬巴

郡唐之涪州宋白曰涪州涪陵郡漢為涪陵縣地蜀

先王以地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

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

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

有枳城即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荒廢桓溫定

蜀別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

陵首領田思鶴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

年移漢平縣於鎮城仍改漢平為涪陵縣因鎮為名

唐為涪州元和三年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勅隸

後傳放 資遜位係 七年此從 本紀

通鑑卷之五十五 魏紀七 涪陵屬公 七

水秦司馬錯由之取楚黔中地漢興常為都尉理山
 險水灘人多獲蠻唯出丹漆蜜枳縣即涪州所理漢
 建安中涪陵謝本以涪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
 興漢葭二縣以為郡璋乃分涪陵立永寧兼丹興漢
 葭合四縣置屬國都尉理涪陵蜀先主改為郡改永
 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又立漢平縣晉太康
 地志省丹興縣郡移理漢復又言萬寧在郡南水道
 九百里其萬寧蓋今費州是蜀後主延熙中涪陵大
 姓徐巨反鄧艾討平之漢涪陵蓋在今涪州東南三
 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在江之東又言漢復縣北
 至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故理又
 言漢葭在郡東百里澧源出界蓋今州東九十里故
 黔州城是其丹興縣蓋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
 是又按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羅浮山之北
 岷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按十三州志枳在郡
 東北涪陵在郡東按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據
 謝本所論晉志所云今夷費思播及黔府等五州悉
 是涪陵故地又隋圖經黔中是武陵郡西陽縣地按
 漢西陽在今溪州大鄉縣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
 今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西陽城乃劉蜀所置

魏志曹真傳
 衣作車

非漢之西陽隋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西陽
 為漢西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
 獠元魏後圖記不傳至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
 立奉州續改黔州大業中又改黔安郡因周隋州郡
 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牙難辨其秦黔中郡理在今
 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
 治義陵即今辰州叙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即今朗
 州所理是今辰錦叙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
 郡地與今黔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
 及諸溪並合而東注洞庭湖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
 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
 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自分矣

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
 衣服擬於乘輿乘繩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

帝才人以為伎樂伎渠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為室也賢

鏤為綺文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第羲深以為

一本人作
入毛本曹
真傳注同

綱目上而
作之紀事
本末同

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數所司

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竝出若有閉

城門誰復內人者復扶又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

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

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烈祖明帝也封平原王畫壤

天府鄭玄注云掌祖廟之寶藏又爽信清河之訴云

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

結刑五歲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久

而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

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魏并州統太原上

冀州大於諸州并州遠接荒外故意其缺望懿多權

數以此言擿發禮耳少詩沼翻志於避翻分扶問翻

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

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

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克克克許此禮之

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至此

懿數中矣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

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

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魏武

懿也懿辭以風痺故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

勝以為舊風發動詐為羸瘵之狀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枕之君當屈

御覽飲食
部引魏末
傳無侍字
真傳注
不持杯而
飲粥作持
杯飲粥四
字下重粥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邵陵厲公

九

字此取宣
帝紀作沈
注御覽皇
王部引晉
書婢侍倒
不持杯而
作不能持
杯枕作抱
不復作不
獲懿傳注
州懿聞有
也字綱目
同御覽
還下無為
字傳注
他日又三
字作要

目錄上言
作論魏志
管輅傳注
同御覽
人事部引
魏志為下
有我字無
見字十作
頭管輅
傳十下有
頭字集作
在去上有
肯字御
覽方術部
夢見作夜
夢無集字
方術部注
無謂及之
所在四字
人事方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一

九

并州并州近胡近其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

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李勝南陽人故非并

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荆州

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解戶買今還為本州盛德

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

已離不足慮矣言其形神已離惟他日又向爽等垂

泣曰無聲而出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

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

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坐徂

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

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

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為于知位當至三公不

不讀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

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于人人蒼舒

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高辛

氏有才于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

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

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

德者鮮鮮息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

者天中之山相書以鼻為天中自唇以上為人中裴

山象故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一 九

術二部竝
貴下有也
字

管輅傳勿
作不綱目
紀事本末
竝同

通鑑卷之七十五 魏紀一

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矣。哀多

益寡。哀蒲侯翻與搭同取也。爾雅哀鳩樓聚也。徐云樓斂也。此言晏據權勢揆分爲多，當思自減損也。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

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言必

見其死也。譚與談同。輅還邑舍。邑舍平原。具以語其舅。語牛舅

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

輅爲狂。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

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

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太傅懿

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懿雖稱疾先已

置二子於
要地矣

嘉平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高平陵明

帝陵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孫盛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大將軍

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從才

用翻。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

出屯洛水浮橋。水經注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閭闔南直洛

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

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

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

後事爲念。事見上卷明帝景初三年。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

通鑑卷之七十五 魏紀一 邵陵厲公

七

事屬之欲翻按晉紀懿自為文帝所信重太祖此自未嘗以後事屬之也若文帝則以明帝屬懿此自

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

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背蒲妹翻陸德明曰顧音古敗亂國典

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敗補邁翻壞音怪盡據禁兵

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

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監古銜翻伺察至尊離

間二宮伺相吏翻間古覓翻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

下便為寄坐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豈得久安此非先帝

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朽邁謂年老衰朽日

過也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

具本爽為
倒宣帝紀

無為字綱
目同此取
曹真傳

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

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

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灑從事臣

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輒專也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

其奏自言輒者至再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

為留車駕宿伊水南水經注來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大石山又西至高

都城東西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過伊關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入于洛伐木為鹿角發

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田兵懿

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說

翻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

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大目以洛

水為誓秦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人譙沛國

鄉里也老者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

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

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水經

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

也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

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範

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

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

真本版下有以字曹真傳注紀事本末並同

宣帝紀懿謂將濟懿

濟互位此從曹真傳注

曹真傳也作者俱不能納五

避於道 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

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駑音奴言爽願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

棧士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詰許昌發四方兵以自

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

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復扶且匹夫質

一人尚欲望活此謂漢末劫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

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關

南中領軍營懿已遣王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郎

將典農都尉所治也呼召如意今詰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左傳曰

命汝二宿汝中宿至許昌別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貯兵甲洛

陸德明日中丁仲翻

傳注甲作

陽有武軍故曰別庫被假謂授兵也假謂授兵也被皮義翻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

章在我身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

有五更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爽乃投刀於地

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曹子丹佳人生汝兄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

第狔犢耳曹真字子丹狔與豚同何圖今日坐汝等

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

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洛陽令所主吏卒也四角

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

園中彈徒案翻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

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

傳注察作望挾作持便上有人

傳疑下有其字綱目無當字本紀辭云作其辭傳發上有欲字

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

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

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并桓範皆下

獄劾以大逆不道下還稼翻劾戶與張當俱夷三族

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

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

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

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

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初爽之出也司馬

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營騎大將軍營

騎士也津門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門騎寄翻及爽解印綬綬音受將

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

言必將見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治直太傅懿曰彼各

誅於市也為于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

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

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

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爾猶云

憲英曰以吾度之度徒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

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也殆近爽之木非

太傅之偶也偶匹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

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難乃猶或

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

人歟親昵之職也昵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

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從眾而已敞遂出事

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幾居先是

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

復何容易先悉薦翻沈持林翻下同質沈遂行及爽

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

始慮所及也言始慮亦不料爽至此爽從弟文叔妻

夏侯令女夏侯氏之女名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

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

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強其兩翻復令女竊入

扶又翻下同

曹真傳注
自作辛

一本異本
竝之行作
不行紀事
本末陸本
竝同傳
注賢作嘉
紀事本
末才傑作
之偉綱
目不疾上
有故字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一

寢室引刀自斷其鼻斷丁其家驚惋惋鳥貫翻謂之

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

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為于偽翻令女曰吾聞仁者

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

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

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

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

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

已也夏侯玄字泰初司馬師字子元晏引選部郎劉

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少詩照翻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

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

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

難難乃但語之曰語牛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

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

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

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

候則鬼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燼淨容若槁木此為

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管輅之與何鄧言也其

陳義近於古人至答其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一

鬼已七 邵陵厲公

六

六

勇論何鄧之所以敗則相者之說耳何前後之相戾也何晏性自喜喜許粉白不去手以自塗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好呼與夏

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

六經為聖人糟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

取問公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

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糟粕酒滓也司馬云爛

食曰粕又云糟爛為粕許慎曰粕已漉食糟也音匹

各翻又普白翻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

復制焉清談之禍始如此粲彘之子也丙午大赦丁未以

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初右將軍夏

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蜀事見六十八卷

十四年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

屬征西屬征西將軍府所統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

外弟也曹氏夏侯氏之山也玄父尚又爽既誅司馬

懿召玄詣京師為後司馬師殺玄張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

霸素與淮不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遂奔漢漢主謂

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行戶剛翻非我先人之手刃也

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

征伐之志不復扶又翻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

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少詩照翻若管朝政吳蜀之憂

也朝直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為司馬昭用

通鑑卷之七十五 魏紀七 邵陵厲公

宣帝紀為丞相在二月

本 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

分明內行脩潔行下孟翻終日欽欽若在戰場毛萇曰欽

也樂進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嚴

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播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

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雖不出兵而常為行備敵人之

矣然寢疾增篤吳主晝為減膳夜為不寐為于偽中

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

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

主為之哀慟夏四月乙丑改元曹爽誅後方曹

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謚法由義而

吳志朱然傳下賜作送

大慮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鄉

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以失言於爽遂發

病丙子卒秋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

城麴山蓋在羌中魏雍州西南界據郭淮傳麴山使

牙門將句安李欽等守之句音鉤又古候翻姓也姓

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

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

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

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

蜀志後主傳欽作韶華陽國志綱目竝同此取魏志陳羣傳

陳羣傳而作以艾下有等字

傳上引作

孫子謀政
篇人下有
之兵二字

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斷丁

挑徒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第巨維引兵救

之出自牛頭山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山魏

治階陵縣縣有牛頭山五代與秦相對秦曰兵濃貴

在不戰而屈人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今絕

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

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趣七淮從之進軍

洮水洮上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

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復扶宜分諸軍以備不

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水經注白水出隴西臨洮縣

城南即艾所屯地以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

向艾結營廖力救翻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卒讀吾軍

人少少詩濃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

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

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

不敗漢軍遂還兖州刺史令狐愚姓譜周文王之

後有畢萬萬子犇封於魏為魏氏犇司空王凌之甥

也屯於平阿水經注淮水過當塗縣北又北沙水注

屬淮南郡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

以帝闇弱制於疆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

異本將下
有曰字魏
志鄧艾傳
陸本竝同

魏志王凌
傳無於字
綱目同

通鑑卷之三十五 魏紀七 邵陵厲公

具本彪作
楚王二字
綱目陸本
竝同王
凌傳相聞
作相問往
來四字

下同二字
衍

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楚王彪武

帝子黃初三年徙王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勞姓

白馬白馬縣屬東郡語其子廣語牛廣曰凡

名也姓譜其先居東海勞山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

治何晏字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

易朝典朝直遙政令數改數所所存雖高而事不下

接言雖存心於高曠而不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

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

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量音事

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謂蔣濟高柔孫禮脩

先朝之政令朝直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

彼莫不必改必當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懈古父子

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易以凌不從冬十一月

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復扶未還會愚病卒十

二月辛卯卽拜王凌爲太尉卽拜者就壽庚子以司

隸校尉孫禮爲司空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

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行下才博

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狷吉潔而不介博而守約

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易以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明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邵陵厲公

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志徐邈 嘉平二年庚午

大和初邈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

毛孝先崔季瑋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

以求名高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年毛玠字季瑋而徐公不

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比毗

近也此來猶言近來也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

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欽毓之子也毓余六翻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初會

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會古外翻生少子亮少詩照翻吳主愛

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事見上卷正始六年欲豫自結數

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為後孫綝殺尚廢亮遷全公主張本

數所角翻妻七細翻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

之惡烏路翻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分部謂各分部

黨若漢什陵南北部將有袁氏之敗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為天下笑若

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

沈吟者歷年沈吟者欲決而未決之意今人猶有此語沈持林翻峻靜之曾孫

也孫靜堅之季弟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

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

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注已見前漢武信江充而

戾太子冤死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臣竊懼太子不堪其

據孫權傳 秋下宜有 八月二字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志徐邈 嘉平二年庚午

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屈居勿翻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

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白爵觀在建業宮中觀古玩翻敕據晃等

無事忽忽忽忽急遽不諦細也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

書切諫吳主置左右無難營兵又置督領之據晃亦固諫不已

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

流血辭氣不撓撓奴教翻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

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

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故鄣縣屬丹陽郡賢曰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

界師古曰鄣音章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

竊吳安孫竒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黨霸譖和事見上卷正始六年

初楊竺少獲聲名少詩照翻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

令與之別族別彼列翻分也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

數所角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冬

十月廬江太守文欽偽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誘音酉

欲使異自將兵迎己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

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

其有譎者譎古穴翻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

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北界

謂魏吳分界之地在魏廬江郡南於吳為北欽果不降降戶江翻異桓之子據

異本文上有譎郡二字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孫陵厲公

注侯下空
補諡曰景
侯四字

範之子也。十一月大利景侯孫禮卒。據孫禮傳禮封大利亭侯

吳主立子亮為太子。吳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

塘以淹北道。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兩界之間為棄地賢曰堂邑今揚州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棠邑漢為堂邑塗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為自保之規摹而

已塗當作涂讀曰滌。十二月甲辰東海定王霖

卒。謚法純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

放良臣。良臣謂朱據等昶丑兩翻適庶分爭。適讀日嫡可乘釁擊吳朝

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州姓也泰州緝風俗通云其先各也晉有

州緝風俗通云其先食采於州因氏焉。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魏荆州刺史與

征南府並屯宛。昶向江陵引竹紵為橋渡水擊之。紵居

時已徙屯新野。

登翻大索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為橋以渡水吳大將施績

夜遁入江陵。績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朱治以昶欲為子魏人本其所自出之姓稱之昶欲

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

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鎧可亥翻設環音宦

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

茂許旻。漢姜維復寇西平不克。復扶又翻

三年春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二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夏四月甲申以

王昶為征南大將軍。以破吳兵進位也壬辰大赦太尉王

凌聞吳人塞涂水。即前所作堂邑塗塘也揚正衡曰涂音滁據今滁河自滁州至真州

魏志王昶傳昶上有追斬數百級五字而喜作以喜之三

本紀州作陳具本二作三本紀同

塞悉則翻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

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各

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

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水經注沙水東南

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司馬宣

王討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陳

州宛丘縣不意其至而至曰掩至掩者掩其凌自知

不備也我朝析汝陰之百尺鎮置萬壽縣

執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

掾俞懿軍到丘頭水經潁水過南頓縣又東逕丘頭

絹翻面縛於此故號王丘杜凌面縛水次懿承認遣主簿

佑日即今潁川沈丘縣解其縛凌既蒙赦加特舊好不復自疑好呼到翻

復扶又翻徑乘小船欲趨懿趨凌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水經

水自丘頭東南至慎縣又東南入于淮懿蓋進軍已近淮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

凌與懿同為公初以為蒙赦而欲趨懿懿逆拒之乃知以罪而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

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

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

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禮輕也

又按南史孔閭為孔珪草表珪以示謝眺眺嗟吟良久

久手自折簡寫之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

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自潁河沂流凌試索棺

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給棺釘者示之以必五月甲

寅凌行到項遂飲藥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

王凌傳凌上有逼凌二字

具本章作
朝王凌傳
同

首式救翻懿窮治其事治直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

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近其燒其印綬章服親

土埋之孟子曰比化者毋使土親初令狐愚為白衣

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與令狐氏令力族父弘農

太守邵獨以為愚性倜儻倜他歷翻倜儻卓異也不脩德而願

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

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更工所在有名稱稱昌孕翻凡各號謂

之稱孟子題辭曰愚從容謂邵曰從千先時聞大人

謂愚為不繼先悉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

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令狐愚以吾觀之終當

敗滅但不知我又當坐之不邪不讀將逮汝曹耳邵

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此晉人作魏愚在兗州辟山

陽單固為別駕單音善與治中楊康竝為愚腹心及愚

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愚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

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事與固

連康所白愚陰事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固云無有上固其名下懿錄楊康錄收與固

對相詰詰去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傭雇也奴僕受

猶言老既負使君又滅我族使君謂令願汝當活邪

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煩參錯言獄辭與單亦并斬

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分扶問翻

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揚州刺

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王凌死而用諸葛誕

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之明達豈不知吳主立

潘夫人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六月賜楚王彪死

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慮復如楚

王彪為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魏之辛未以

司馬孚為太尉八月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

史以懿死為王凌之崇信乎儻其果能然固忠以

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晉之制驃騎車騎

鄧艾傳下
日作寢

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
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位皆從公至錄尚書事則專
制朝政矣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

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

境內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

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帥所城陽太守鄧艾前漢

陽國後漢省入琅邪國魏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

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謂南

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左賢則胡虜不可不

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

執去卑功顯前朝謂去卑侍衛漢獻帝東還也事見

卷六十一卷與平元年朝直遙翻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魏已二 鄧陵厲公

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

者離匈奴劉豹之國為二也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

與民同處者處昌呂翻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表外也使居編民之

也外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塞悉則翻司馬師皆從之

鄧艾所陳先於徒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邪豈

天將啓胡羯氏羌非人之所能為也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詣

建業治病病差差楚懈翻當還吳主涕泣與別謂曰

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

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一焚滅之言一切悉焚滅之也責問陸遜事見上卷

正始六年是時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

吳志五子傳注弘下有等字

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

書令孫弘固爭之爭者恐和復立為己患也乃止吳主以太子亮

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此時

通吳國上下皆以恪為才而峻薦之峻本無殺恪之心也恪死於峻手其罪在恪峻既竊權授之弟繇以

亂吳國其罪在峻吳主嫌恪剛狠自用狠戶峻曰當

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

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難乃子每事必十思恪

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見論語季文子

魯大夫季孫行父也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

咸謂之失言

吳志諸葛恪傳注志作智

異本身作首傳注綱目紀事本末陸本皆同

傳注忘上有而字綱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邵陵厲公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勝音升鮮息淺翻

呂侯國之元耆元耆猶言元老也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

之而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

諸葛恪字元遜疏讀曰疎機者逢事會而發神者人之靈明逢事會而靈明無以應之則為不俱矣

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

諫急於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謂恪後為

孫峻所殺也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造七到翻而哂呂侯

無對為陋哂矢忍翻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

繁華樂音洛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

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基意無厭倦敏

以為必能辨賊事見上卷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

色也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論語記孔子之言而所謂長寧者未知其為誰也蜀為叢爾之國叢祖

外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

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

人郭循所害循當作脩注見後卒子恤翻豈非兆見於彼而禍

成於此哉見賢遍翻往聞長寧之甄文偉甄別也今覩元

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内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

目紀事本末並同傳注對作圍色下無也字成下有者且二字

脩傳注循作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七 邵陵厲公

通鑑卷之五十一 嘉平四年壬申

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

大事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

諸葛恪本盛氣者也吳主既任之又為制百司拜揖之儀品是其氣愈盛矣使無東關之捷合肥之敗恪亦不能濟吳之國

又以為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

胤吳主婿也為恪胤皆敗張本會古外翻十二月以光祿勳榮

陽鄭冲為司空漢費禕還成都費父望氣者云都

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以禕之才識乃復信望氣者之說邪葭萌縣漢

屬廣漢郡蜀先主改日漢壽縣屬梓潼郡是歲漢尚書令呂又卒以待

中陳祗守尚書令祗為尚書令黃皓自此愈用事矣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為大將軍吳主立故

主下疑脫之字

一本屬於作合為

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

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虎林濱大江吳置

遣朱異自虎林襲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孫壹奔魏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二月立皇

后張氏大赦后故涼州刺史既之孫東莞太守緝之

女也東莞縣漢屬琅邪郡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當是魏既分而復

屬於琅邪晉又分也莞音官召緝拜光祿大夫為下司馬師殺緝張本吳

改元神鳳大赦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

問孫弘以吕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勝音升伺其

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中惡暴病而死也中竹仲翻後

事泄坐死者六七十斯事也實吳用事之臣所為也潘后欲求稱制左右小人正當

通鑑卷之五十一 魏紀二十一 邵陵厲公

諸葛恪傳
及字在滕
胤上
滕
上有太常
二字綱目
同

據目錄
閣
下
字
五

吳志五子
傳徙下有
又數越法
度五字紀
事本末同

五子傳家
作身綱目
紀事本末
並同

相與從吏為之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吳史
緣飾後人遂因而書之云爾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

書誠哉 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

中孫峻入卧内屬以後事屬之夏四月吳主殂年七

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治直祕不發喪

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謀事於坐中

殺之坐徂乃發喪謚吳主曰大皇帝沈約曰謚大

子亮即位孫亮字子明權少子大赦改元建興閏月

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

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官府及

校官即所謂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今息罷視聽也始征之關之有稅非古

也除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

其狀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處昌乃徙齊王

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休皆吳主奮不肯徙

恪為牋以遺奮曰遺于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

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

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家先後皆蓋聖人立制百

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

不軌上則幾危社稷謂吳楚七國淮南濟北燕廣下

則骨肉相殘謂如廣川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

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内不得臨民干與政

五子傳牙
作芽紀事
本末同
傳勤渠作
殷勤
一本異本
竝各早就
國作使百
世相傳及
綱目紀事
本末皆同
敬傳順作

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光武設科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于與讀曰預遂以

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

古戒今防牙遏萌牙與芽同慮於千載載子亥翻是以寢疾之

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

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各早就國承

無凶國害家之悔也書洪範曰凶于而國害于而家承當作永大玉宜上

惟太伯順父之志周大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歷之子曰昌有聖德中念河間

大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之荆蠻讓國季歷以成父之志惟思也

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也東海王彊於明帝異母

兄也二王之事二帝極為恭順事並見漢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玉以

案明白猶
明顯也不
必解白為
奏

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

發諸將兵治護宮室治直之翻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

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常

從督以領之明顯也白奏也謂不顯奏其罪而擅殺之也從才用翻中書楊融親受詔

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謂不聽禁約也當如我何聞

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

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謂魯王霸也改易

其行行下孟翻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灑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

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

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驚當作兢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

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

恪等悽悽悽盧侯翻悽悽恭謹貌欲為大玉除危殆於萌芽為于

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至極也切也願蒙三

思王得戡懼遂移南昌南昌縣豫章郡治所初吳大帝築東

興隄以遏巢湖吳主權黃龍二年築東興隄其後入寇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復治謂正始二年芍陂之敗也遏巢湖所以利舟師而反為湖內之船所

敗故廢而不治復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

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今柵江口有兩山濡須山在和州界謂之東關七寶

傳牙作芽 紀事本末 同

傳王作奮 綱目同

本紀注俠 作挾

山在無為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唐志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俠讀曰夾古者俠夾二字通漢靈帝光和二年華山亭碑其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諸正有俠載隊皆以夾為俠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

留姓也漢功臣表有疆園侯留勝姓譜曰衛大夫留封人之後漢末避地會稽遂居東陽為郡豪族引

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

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王昶字文舒母丘儉字仲恭以

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

也比必寐翻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

將軍母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漢置

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其後又置四鎮將軍有功進號則自鎮為征母丘儉方為鎮南而曰

三征史之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

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

佃讀日田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

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治直賊之為寇幾六十年

矣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吳魏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十五年吳魏通者三年耳幾居希翻君

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喪息浪翻上下憂危設令

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

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向也羅

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莊子曰牛馬四足是謂間謀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用此落字重直龍翻

不行間古覓翻下耳日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

魏志傅嘏傳注塔上有耕字立作之

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微一遙翻先戰而後求

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

租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錯倉故翻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塔土一也塔秦昔翻兵出民表寇鈔不

犯二也鈔楚交翻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降戶江翻羅落遠

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

也易以鼓翻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

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

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逼形勢已

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

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馬於夫以小敵大

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斂力故曰敵逸

能勞之飽，能饑之。孫武子兵法之言也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

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母

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甲寅，吳

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救諸軍

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陳讀曰陣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

不可卒拔。卒讀曰猝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

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上時掌翻下同奉謂諸將曰：「今諸

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趨七乃喻翻

志丁奉以作與

綱目同

辟諸軍使下道。辟讀如關辟，諸軍使避路而已，軍前進也。奉自率麾下三

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

諸葛恪傳雪寒倒

徐塘蓋近東關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

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

鎰去矛戟。」去羌呂翻但堯整刀楯，裸身緣塙。堯整首鎰整莫侯翻楯食

尹翻保魯果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

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

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更工衡翻前部督韓

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綜

吳事見七十卷數為吳害。數所角翻吳大帝常切齒恨之。

明帝太和元年

通鑑卷七十五 嘉平四年壬申

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

以千數乘繩證翻資器山積振旅而歸初漢姜維

寇西平見上卷嘉平二年獲中郎將郭循循徧考字書無其字又考三國志三

少帝紀作郭脩蜀志張嶷傳亦作郭脩裴松之注亦云脩字孝先費禕傳作郭循後主傳亦然今三國志

舊本凡書循者多從循余謂此循即脩字之誤也後人以循字無所出又改个為个遂為循字耳盤洲洪

氏曰自東漢以來凡盾字皆作循字又曰漢人以爲漢隸循脩頗相近隸法循脩只爭一畫漢人以爲

左將軍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

刺七亦翻近其爲左右所遏事輒不果爲下循殺費禕張本

據本紀注 裴松之注 少帝紀 春秋 錄作郭修 華陽國志 同注云劉 李本作修 吳何本作 循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津藩石川之聚宮崎定憲同校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高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魏紀八起昭陽作噩盡旃蒙大淵獻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

漢壽郭循在坐費父沸翻坐祖計翻蜀先主改葭萌爲漢壽禕歡飲沈醉

案目錄正月乙丑朔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邵陵厲公

循字注當
在上段

循當作脩下

循起刺禕殺之亦翻

禕資性汎愛汎字

廣也言無

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嶷嶷音隨嶷

嘗以

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岑

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歙許及翻

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

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少詩

禕不從故及禍

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樂音

使其子襲爵王昶

毋丘儉聞東軍敗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

各燒屯走

朝議欲貶黜諸將朝直遙

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

字公休

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

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而已監工

以諸葛

魏志本紀
追封郭循
係八月詔
曰往歲脩
於廣坐之
中手乃擊
禕據此則
脩殺禕似
非是年事
案誕勸師

出軍見上
卷諫之者
傳假也今
云云恐誤
本紀注新
興雁門互
位綱目陸
本竝同

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毋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

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雍於

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雍州

在并州西南而鴈門新興二郡并州北鄙也其道里

相去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為新興郡宋白曰曹

公立新興郡於樓煩郡唐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

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司馬師承父懿之後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二敗

關師敗及并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

過雷翻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喪息上下

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嗚呼此賈相國之所以敗也君人者

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行下孟翻兵挫而戰勝

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

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緝料恪雖中緝

亦卒為師所殺師方專政忌才智而疾異己况以緝而耀明於師乎二月吳軍還自

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

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復扶又翻諸大臣以為數

出罷勞數所角翻罷讀曰疲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

固爭漢制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諫議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

綱目州上有二字

所置後漢因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

之散悉亶翻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長知兩翻左傳

實而長寇讎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

但得關西耳謂函谷關以西也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

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

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

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是時魏興三十餘

良將分鎮方面諸葛蔣費陸遜朱然相繼凋謝吳蜀

蓋小懦矣恪不能兢懼以保勝恃一戰之捷遽謂魏

人為衰少未盛之時其輕敵甚矣長知兩翻少詩沼翻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

自隕斃事見上卷嘉平三年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

吳志諸葛恪傳及作末同

綱目會下有也字

通鑑卷之二十一

魏紀八

三

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

既以司馬師為幼弱又謂其未

能用人茲可謂不善料敵者矣

聖人急於趨時

趨七喻翻

誠謂今日若順

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

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

者也

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不欲以賊遺後人吾不知其自視與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師以

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卒無成功齎志以沒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強

吳適足以滅其身滅其家而已

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

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

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

被創痍

事見漢高帝紀樂音洛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介胄生蟣蝨

蟣居豈翻將

異本一二作二三諸葛恪傳紀事本末竝同

傳施行下有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

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

存者耳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

事見四十二卷漢光

武建武六年邯下甘翻說輸芮翻

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

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

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

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一二君子之末若

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

耳衆人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

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

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

有遏東關之計

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為大行皇帝聶尼輒翻

計未施行

寇遠自送

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

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

通鑑卷之二十一

魏紀八

邵陵厲公

三

十一字紀
事本末同

且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聶友此言所以

抑恪之盛氣者，婉而當。有古朋友切偲之義焉。宜且案兵養銳。案抑也。觀釁而

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復扶又翻。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

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即前所著以喻衆之論也。

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熟省

此論，可以開悟矣。恪之所以待舊友者，驕倨如此。吳主權嫌其剛狠自用，蓋已見之矣。

省悉景翻。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朝直出遙翻。

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

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勞役謂內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

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左傳秦大夫蹇叔諫穆公曰：勞師以襲遠。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

而招後責也。喪息浪翻。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

大事。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

胤之言可謂深切矣。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

也，而子復以為然。復扶又翻。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

劣弱也。而政在私門，私門謂司馬氏。彼之民臣固

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談何三容易。

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復扶又翻。以滕胤為都

下督，掌統留事。夏四月，大赦。漢姜維自以練西

方風俗，姜維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爲練西方風俗練習也。兼負其才武，欲誘

下同二字
吳志滕胤
傳民臣倒

異本云作
君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蜀廢公

滕胤傳有
下有也字

諸羌胡以為羽翼誘音西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斷丁

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謂諸葛亮丞相猶不能定

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治直如

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微倖微堅決成敗於一

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費禕死

皆出維下故不能裁制之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石營在董

南驅畧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

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場音亦少不如止圍新

蜀志姜維傳狄道作不能裁制之蓋自武都出石營也狄道縣屬隴西郡為維以勞民亡蜀張本

吳志孫亮傳圍新城係四月宋書五行志同此從本紀

城合肥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此即

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

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而諸將意沮

若之何沮在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

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

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致者猶

致師也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

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

縣讀投食我麥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非深根之寇

日懸

道監卷七十六 鬼已八 邵陵屬

本紀注儉
下有等字
綱目紀事
本末陸本
皆同

本紀注病
下有及字

紀注人下
有而字

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
 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
 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母丘儉案兵
 自宗以新城委吳母音無陳泰進至洛門即天水冀縣落門聚姜
 維糧盡退還果如虞松所料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
 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
 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
 我無心復戰也復扶又翻然魏瀆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
 者雖降家不坐言雖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自受敵以
 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

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
 善惡為干偽翻語牛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
 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綬音受
 特乃投夜徹諸屋林柵補其缺為二重重直龍翻明日謂
 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
 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
 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
 恪內惟失計惟思也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
 以軍事迂恪迂五故翻逆也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
 林數陳軍計數所角翻恪不能用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

孫亮傳七
作八此取
本紀及諸
葛恪傳

諸葛恪傳
是作此讞
作贖紀事
本末陸本
竝同傳
望下有而
字綱目同

兵已疲乃進救兵何相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

流曳道路或頓頓什顛頓而僵坑壑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者

或見略獲存亡哀痛犬小嗟呼而恪

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渚水中圖起田於潯陽漢

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尋陽記曰尋陽春秋為吳

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鄆州界古蘭城

也詔召相銜言召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艫不絕為徐

乃旋師由是眾庶失望怨讟興矣痛怨而謗曰汝南

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没大臣未附吳名

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執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

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

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

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

時君主沒猶敗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死夫

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况恪才非

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張緝鄧艾皆料諸葛

者緝附李豐而艾為師用也然艾不死於師而艾存

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從才歸入府館府館

舍也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

怒其數作詔召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

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曹選曹也罷選者罷

傳數妄倒

傳更罷倒
綱目紀事

魏志卷之八 鄧陵厲公

本末竝同
毛本傳當
作常綱
目兵嚴倒
無救字

御覽人事
部引吳志
無後字

通鑑卷之七十一

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治直又改

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救兵嚴欲向青徐凡此者皆恪

救兵嚴者戒兵士使嚴裝也復扶又翻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

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

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

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日魄既生魄陽日魂用物

明杜預曰爽明也擾動言不安也通夕不寐死期

故又家數有妖怪數所恪疑之且日駐車宮門峻已

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日使君

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須待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

知恪意嘗試恪日當自力入言當自力疾而散騎常

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日今日張設非常張竹疑

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日兒輩何能為

正恐因酒食中入耳中竹仲翻考異日恪傳日恪

太上字衍太常滕胤恪日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

日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

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

酒恪疑未飲孫峻日使君病未善平言病未有常服

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數行吳主還內

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著陟出日有詔收諸葛恪

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

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斷丁武衛之士皆趨上殿

諸葛恪傳
有上有當
字可上有
自字酒下
疊酒字
御覽刀作

通鑑卷之七十一

魏紀八

邵陵厲公

九

傳腰土有其字

一本門下有外字

吳志諸葛瑾傳壹下軍作全熙等三字諸葛恪傳恩下有等字

武衛之士武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

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難乃載其母欲

來犇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篋束覆投之石

子岡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高座寺後即石子岡寺在建康城南門宋白

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

施績孫壹軍施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

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

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

鄭康成曰祭終也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

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即

周也辰十二辰也十日辰一周曰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訖亦

音居乞翻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謂破家滅身之罪

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

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梟堅堯翻觀者數萬詈聲成風

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長知兩翻人情

之於品物品衆也庶也樂極則哀生樂音洛見恪貴盛世莫

與貳身處台輔處昌呂翻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

觀訖情反能不憮然憮七感翻痛也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

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刺七亦翻復扶又翻下同願聖朝稽則乾

坤稽考也則法也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

之服

秦漢之制奪官爵者為士伍

惠以三寸之棺

禮記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

棺

五寸之椁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

夫

棺八寸椁六寸下大夫棺六寸椁四寸無三寸棺

制也

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墨子尚儉桐棺三寸左傳趙簡子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

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

神明之譽也

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斂韓信事今史無所考史云帝聞信死且喜

且憐之

是必收斂之也

惟陛下敦三皇之仁

上古送死棄之

施式

智翻斂力瞻翻

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此所謂三皇之仁也

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

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

豈不大哉

沮在呂翻

昔欒布矯命彭越

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

臣

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

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

陳聞

古之人臣進言於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謂人君之威難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

乞聖明

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

斂力瞻翻

初恪少

有盛名

少詩照翻

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

非保家之主也

戚憂也瑾渠吝翻

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

為恪必敗諸葛氏

敗補邁翻

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

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

意蔑乎下

蔑者視之若無

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

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

初崩

吳在蜀東故謂其君為東主雋音隨嶷魚力翻

帝實幼弱

帝謂吳主亮

太傅

諸葛恪傳
明作朝

蜀志張嶷傳有作以

受寄託之重諸葛恪為吳太傅故稱之亦何容易易以親有周公

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謂周公之才而有叔父之親且不能免於管蔡之流

言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年

鳳元年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難乃昔每聞東主殺

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

後事卒讀曰猝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周

夫曰吳楚剽輕太史公曰楚俗剽輕易易而太傅離少

主離力智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

紀肅然上下輯睦東家亦謂吳百有一失非明者之

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則子德翻則刊劇也樣也言取古事以刊劇今之事

張嶷傳上也作邪

今猶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自漢以來門生故吏率稱恩門子弟為郎

君誰復有盡言者邪復扶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

之中東西竝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

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上時有

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滕胤字承嗣司

徒位亞太尉故曰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量也量音乃

表峻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

夫由是士人失望漢承秦制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眾事今峻為丞相而不置御史

大夫則專吳國之政故國人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

孫峻曰鯀禹罪不相及舜之罪也鯀鯀其賞也與禹滕侯何為峻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邵陵厲公 三

吳志孫峻傳苞作包綱目同

吳本遷作徙吳志五子傳紀事本末並同

吳本無道字五子傳

與胤雖內不沾洽言其情不淡洽也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

密侯共事如前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

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

安章安前漢治縣也故閩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屬會稽郡沈約宋志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

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

晉太康記曰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余謂太康志所云即吳臨海郡之章安縣地今台州黃巖縣章安鎮是也奮徙章安即臨海之章安也

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先悉薦翻

使治武昌宮治直之翻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

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南陽王璽綬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徙新都

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

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

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從才用翻說文曰字乳也愛也遂

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為後吳人立皓張本

高貴鄉公上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高貴鄉公高貴

鄉屬鄉縣

正元元年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鄉公因書

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

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

斷客斷讀曰短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

八年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

魏志夏侯尚傳注引魏略云豐故衛尉李義子也此從杜畿傳注引傅子曰裴松之曰

紀事本末並同吳志妃嬪傳無者追二字陸本同五子傳別上有辭字御覽皇王部引魏志裴作彬

義蓋恢之
別名也

綱目親下
有故事紀
事本末陸
本茲同

夏侯尚傳
注召上有
獨字綱目
紀事本末
陸本皆同
傳注怒下
有使勇士
三字監
本坊本茲
築下有豐

腰二字毛
本有腰字
晉書景帝
紀劉賢作
劉寶賢

其本車作
票夏侯尚
傳紀事本
末茲同
傳賢下有
等字

正元元年甲戌

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帝之姊妹日長公主齊主蓋明帝女長知兩翻司馬

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

名以曹爽親不得在執任居常快快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玄自關右

召請京師執任權執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緝自東

上卷嘉平四年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

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語數所不知

所說師知其議心請豐相見以詰豐詰去吉翻豐不以實

告師怒以刀鑲築殺之鑲戶關翻刀把上有鑲築擣也送尸付廷尉

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下及下同

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漢有黃門

令宦者為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宮魏太后宮名永寧署令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為之治直之翻宄

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宄從僕射宦者為之主黃門宄從秩六百石沈約志曰漢東京

有中黃門宄從僕射魏世因其名謀曰拜貴人日諸

營兵皆屯門屯宮城門也陛下臨軒檐宇之末曰軒促御

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下將即陛

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

緝為車騎將軍玄緝皆知其謀此上皆庚戌誅韜玄

緝鑠敦賢皆夷三族夏侯霸之入蜀也見上卷嘉平元年邀

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

謂玄曰無復憂矣復扶又翻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

高貴鄉公

許允字士宗不見事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詩

猶今人言不曉事也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

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治直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

罪卿為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

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為九

是為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卿便為吾作為于偽毓以

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竟結夜為作辭令與

事相附為作獄辭使與所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

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李豐弟翼為兗州

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

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

夏侯尚傳
注罪作辭

火者為誰赴水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翼思未答妻

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

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謂從兄坐罪止一

及妻子也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

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

邪國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惠帝分智子冲有

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李豐俱見畿既

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

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時人皆以畿為誤

及豐死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卒子正始中夏侯

及豐死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恤翻

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

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

而無實木夏侯玄字太初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

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

到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

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鄧颺字玄茂要

忘前也人忌勝已則無親之者要一遙翻惡鳥路翻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

家遠之猶恐禍及敗補邁翻遠于願翻况昵之乎昵尼質翻近也比比也嘏

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

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辛亥大赦 三月

要字音衍

據本紀衍一之字

廢皇后張氏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

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之女也 狄道

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長知兩翻降戶江翻六月姜維寇隴西

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為鎮北將

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晉志假節都督者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為都

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帝以允當出詔會羣

臣帝特引允以自近近其斬翻允當與帝別涕泣獻欵君

不密遂竝蹈失臣失身之禍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

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樂浪音洛琅未至道死 吳孫

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

本紀注勒
兵作勒其
眾三字

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

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

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見賢遍翻樂音左

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

帝懼不敢發，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平樂觀在

洛陽城西昭已過軍復引入城帝事去矣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

議。矯太后令以召羣臣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倡齒良翻倡優女樂也近

其勒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

歸藩于齊。璽斯氏翻綬音受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

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彭城王據

御覽引魏略于作在

文帝子此何等語芝之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脅太后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

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

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復扶太后曰：我欲見

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王莽

篡漢遣王莽求璽於元太后意折。折屈也音乃遣傍

侍御取璽綬著坐側。太后侍御非止一人傍侍御謂當時侍御之在傍側者著直累

翻坐徂芝出報師，師甚喜。王莽司馬師蕭鸞同是心也國之姦賊必有羽翼有

天下者其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出就西宮，帝與

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王車諸王所乘青蓋

也。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勝音升餘多流

御覽無侍

涕廢帝時年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

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也且明皇帝

當永絕嗣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

太后謂明帝絕嗣蓋謂以據為後則兄死弟及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也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

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侯公侯之庶子為亭伯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

其詳議之世嫡為大宗支子之子各宗其父為小宗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

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

於元城定迎者議始定而迎之也元城縣漢屬魏郡魏屬陽平郡時魏王公皆錄置對故出髦而

就元城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

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

本紀注引
魏略及魏
書竝文下
有皇字綱
目紀事本
末竝同

御覽儀式
部引魏略
自欲倒
綱目無自
字

本紀答上
有將字

公小時識之太后欲立高貴鄉公必見其小時意氣異於諸王子故欲立之豈知祿去帝室

而終無益乎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己丑高貴鄉

公至玄武館酈道元曰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垂蓋館在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羣臣

奏請舍前殿玄武館之前殿也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

臣又請以瀼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

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儀不拜儀必刃

者也儀不拜者謂於儀不當答拜也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

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

為言唯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吾方被徵未知何如不可以天子自居也以余觀高貴鄉公蓋小慧而

知書故能為此若以為習於禮則遂步至太極東堂

御覽皇王
部引魏志
其作是

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

欣欣焉謂公之足與有為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朱虛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矣夫然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

何所見邪大赦改元自此方是為齊王築宮于河

內偽為于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河間當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魏之邊縣

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疑沈約志四

十號將軍盪寇第初揚州刺史文欽驍

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爽邑人也欽恃爽

執多所陵傲及爽誅爽誅見上卷又好增虜級以邀

功賞好呼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母丘

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

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

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國家

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

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勲於社稷宜

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

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

通鑑卷之六十六

魏紀八 高貴鄉公

七

乙丑二字

據本紀正月下宜有

事本末陸

本並同魏

志母丘儉

懼四字紀

事本末陸

本並同魏

志母丘儉

傳注已作

常

其本誅下

有欽已內

其本誅下

有欽已內

其本誅下

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時

都督儉欽將五六萬眾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

外為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

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

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今

淮南將士皆自內州，魏制諸將出征及鎮

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守方面皆留質任時但急往禦衛，禦儉欽之眾使不

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瘰創

甚，瘰音留，臍也，肉起疾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

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

魏志王朗傳有上有遂字

王字疑衍

會，魏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

郎已署事，過通事郎乃署，各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後改，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壽

日中書侍郎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

當也。易以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

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蹶然急遽而起之貌戊

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中謂中軍外謂以弟昭

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三方東師

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莫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

事情。好呼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

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

策也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楚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

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為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

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監古銜翻基言

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

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証居况翻誘音酉若大兵一臨必

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

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復扶又翻基以為儉等舉

軍足以深入而又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

也沮在呂翻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

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

一本進上有前字

一本欽作魏志

王基傳民人倒紀事本末同

綱目有下有矣字紀事本末同

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家有為賊所得者必懷反顧

而有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

錯兵無用之地錯倉故翻置也停軍不進是置之於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

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

安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曰譙沛汝豫四郡皆屬豫州此計之大失也軍

宜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南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

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

人有奪人之心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杜預注曰奪敵戰心先悉薦翻此平

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水經注汝水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

逕奇維城枝分別出世謂之大潁水潁水東流閏月至南頓縣北入于潁師古曰潁於謹翻又音殷

通鑑卷之三十一 魏紀八 高貴鄉公 三

案目錄閏二月甲申朔御覽
王基傳為巧作巧遲孫子作戰篇無為字羣書治要紀事本末並同綱目無為之二字

傳上亦作則綱目紀事本末並同

閏月無癸未此一閏月甲申上西本紀征此從陳羣傳據郭淮傳本紀為是

御覽引晉書小作少

通鑑卷七十八

五

甲申師次于灃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復扶又翻兵聞拙速未覩為巧之久也孫子方之言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言儉欽之變若不以時定恐吳寇乘議者多言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孫子之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發兵而行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

還保項 癸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

代之雍於用翻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

稽留贊襲壽春驃匹妙翻會工外翻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

壘以待東軍之集東軍青徐充之軍也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

諸軍知其一未知其二諸軍當作諸君淮南將士本無反志

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說輸蒯翻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

淮北不從淮北謂豫兗也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

知必敗困獸思鬪左傳吳夫槩王日困獸猶鬪速戰更合其志雖

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

持父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

通鑑卷七十八 魏紀八 高貴鄉公 三

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安風縣前漢屬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郡魏分安風

等五縣置安豐郡屬豫州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

間宋謂梁國之地梁國都睢陽故宋都也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汝陽縣屬汝南

郡在汝水之北毋丘儉文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

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眾心沮散降者相屬

果如王肅之計屬之欲翻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

健步齋書至兗州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急脚子又謂之快行子兗州刺史

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水經注潁

水過汝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潁水注之又南逕博陽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

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趨七喻翻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

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

知所為欽子鴛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

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鴛帥壯士先

至鼓譟帥讀日率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

之齧被皆破齧被以忍疼齧魚結翻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

盛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

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

作氣再而衰左傳魯曹劇之言鴛鼓譟失應其執已屈不走

何待欽將引而東鴛曰不先折其執不得去也乃與

驍騎十餘摧鋒陷陳陳讀日陣所向皆披靡披普彼翻遂引去

晉書景帝紀班作建

一本小作

毛本母丘儉傳注追

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魏公府及諸大

將軍位從公者各置長史一人惟大將軍府及司從府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翼者張左右翼而追之

驚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

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

在天子左右大目時為殿中校尉師將與俱行將讀如鳳將雞冠距鳴將之

將音如字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

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文欽譙人故鄉里素與大目

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謂追欽而為師自解釋言令之也為于偽翻語牛倨翻

還與公復好復還也反也好善也謂還復相善也好讀如字師許之大目單

身乘大馬被鎧胃被皮義翻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

下有及字監本坊本並有文字

為曹氏

為于偽翻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蓋謂

文欽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已篤必當有變也復扶又翻欲使欽解其旨胡解

買翻喻也曉也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

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

弓傳矢欲射大目傳讀日附射食亦翻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

善自努力是日母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眾遂大潰

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

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臯

春秋會吳于橐臯杜預曰在九江邊道縣東南今文其地在巢縣界亦謂之拓臯橐音託又讀為拓

欽父子詣軍降降戶江翻母丘儉走北至慎縣慎縣漢屬汝南郡魏

傳注反上有而字紀事本末同

傳北作比

道益卷七十一 魏紀八 高貴 三

傳下儉下
有獨字

通鑑卷之六

分屬汝陰郡賢曰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

余按儉自項走至慎慎在項南非北也北乃比字之

寐翻 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

風津民張屬就殺儉水經注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

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戌杜佑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

曰安風津在壽州霍丘城北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

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

或散走入吳孟北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

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母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

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治直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

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

程咸議曰魏晉之制列卿各置丞女適人者若已產

目錄十下
無餘字傳
注及紀事
本末同
毛本魏志
何夔傳注

程作陳
晉書刑法

志成作為
家作族防

下有則字
恩作心遇

作得傳
注防作法

恩作思

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源防謂禁

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

於二門嬰當也二門謂父非所以哀矜女弱女陰類

弱在室從父母既均灋制之大分也分扶臣以為在

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毛

日醮冠娶祭各酌而無酬酢日醮禮記日醮於客位

冠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婚禮也晉志日古者昏

冠皆有醮鄭氏醮文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舞陽

三首具存醮子肖翻 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

監諸軍事充達之子也賈達事武帝文衛將軍昭自

洛陽往省師魏制衛將軍班車騎將師令昭總統諸

通鑑卷之六 魏紀八 高貴 卷

軍辛亥師卒于許昌恤翻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

密事出於禁中之中詔救尚書傅嘏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

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上時掌翻

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

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

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為後鍾會作亂

張本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

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漢置都護於西域於西域稱都護將軍然未嘗

以為將軍號至光武遂有都護將軍之官三國位從公晉制在撫軍下鎮軍上吳置左右都護亦不以為

將軍號今以欽為都護蓋又在左右都護之上矣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

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

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

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朱公主吳主權之女

適朱據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魏之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廣陵故城廢棄

者也不功費甚眾舉朝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之峻不從功

卒不成卒子漢姜維復議出軍復扶又征西大將

軍張翼廷爭爭讀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

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

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枹音膚趨狄道趨七征西

通鑑卷之六 魏紀八 高貴鄉公

孫峻傳張怡林恂作

華陽國志維議出軍係是年春

將軍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

西合虓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

戰不利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

據狄道必有他變幸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

西大敗洮水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

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

為蛇畫足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

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

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

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維大怒遂進圍

蜀志張翼傳進下重進字紀事本末同

戊辰先辛未四日

榮當作儻蝮蛇解已見漢紀九十一葉背

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

力拒維晉志曰四安起於魏初在四鎮之下戊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

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眾大盛將軍以

烏合之眾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

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漢書田榮傳曰蝮螫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應劭曰

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

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如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

反鼻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蝮蛇唯出南方蝮芳六翻螫式亦翻腕

烏貫翻陸佃埤雅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毒烈者也孫子曰兵

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

通鑑卷之六 鬼已入 高貴公 三

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
 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
 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
 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
 積穀之實櫟陽縣前漢屬左馬翊後漢魏省余謂櫟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
 東據櫟陽蓋言畧陽耳櫟音藥藥畧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訛耳放兵收降降戶
 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畧陽略陽時為廣
 魏郡及晉乃惡鳥而乃以乘勝之兵
 此我之所惡也路翻
 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
 同兵書曰脩櫓輶輶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此孫子謀政篇乃成作

孫子謀政篇乃成作

而後成三字拒堙作又字

子之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為不得已魏武注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輶輶者輶牀也輶伏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輶輶車注又曰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即孫子所謂距闔也應劭曰輶輶匈奴車非也誠非蓋攻城之車耳師古曰輶扶云翻輶於云翻
 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僑音喬寄也客也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文子之言淮南
 自然之執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水經注曰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嶺上有
 源城城曰渭源城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

通鑑卷之六

鬼已八 高貴鄉公

三

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

卒讀日猝緣山急來攻之秦與交戰維退秦引兵揚言欲

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

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

一州矣隴西畧陽天水南安秦州也喪息浪翻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

更差軍守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勞力到翻差初佳翻并治城

壘治直翻還屯上邽秦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

天下故希簡上事上時掌翻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

二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筒以達洛陽也大將軍昭曰

陳征西沈勇能斷沈持林翻荷方伯之重荷下翻救將陷之

具本者作
故陳羣傳
陸本竝同

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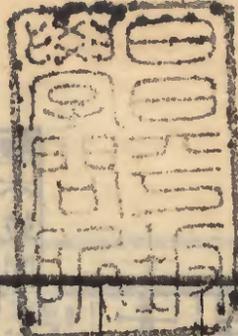
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初吳

大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為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

吳大帝謚其父堅曰武烈皇帝長沙郡治臨湘縣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

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帝為太祖考異曰吳歷太

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津藩

石川之

裝同校

Main text columns of the manuscript, containing vertical colum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regular script.

